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金鋼鑽

農竹題

社址上海南市上家碼頭二二五號

第五十六號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上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郵費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中縫分三段每段洋七元二角「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

雙十商標

國貨牙刷

質料堅固　式樣時新　經久耐用　人人歡迎　定價低廉　批發克己

上海模範工廠露佈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內務部化驗　農商部註冊

痛瘋骨痛露 大洋六角 袁製 專治風濕痛瘋、骨節痠痛、一切筋骨疼痛等病。

近多做冒　務要認明　金鷄商標

解毒止痛露 大洋七角 袁製 此露清濕熱，除血毒，治花柳一切疑難毒症，取效如神。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均有寄售函購款到即寄

實驗保腎固精丸

價目　經售　會社　本埠經售處

全國各埠藥房均有

愛華製藥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贈送月份牌

購滿實洋五角以上者敬贈一張

凡全購八年六七兩期小說新報者亦贈一張

國產

天厨味精

「味精」在化學上原名谷氨酸鈉（卽鮮之元素）依著名化學師吳蘊初氏潛心研究，乃得其製法，純從麥類提取菁華，質既素淨，味極鮮美，為調味所必需，裝潢美麗，可作餽贈禮品，携帶輕便，旅行者尤屬相宜，發行以來，頗受社會歡迎，推為國貨之明星，本埠各大南貨相食物店均有經售，取值甚廉，愛國諸君盍購試嘗

上海天厨味精廠啓

大每只洋五分　中每只洋四分　小每只洋二分五

收回空瓶

製造廠 盧家灣新橋浜南首

總發行所 英界福建路四五二號張崇新醬園內

上海游民工廠基金還本債券

第壹獎五萬元

三月十二日開彩

購請從速

贈送鑽戒

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徐卓呆著

滑稽詩歌

不知所云集

定價實洋兩角

四馬路大東書局

滑稽滑稽　談何容易

人家不笑　阿要嘸趣

惟此妙書　稿有道理

開卷一讀　哈哈嘻嘻

讀到完結　笑痛肚皮

越想越笑　實在希奇

繪圖自由花範

李涵秋先生將近絕筆之傑作

■不可不讀■

本書係涵秋生前傑作○敘述新社會婚姻問題○癡男怨女○戀愛自由○天賜良緣○波折横生○演出婚姻各種不可思議之怪劇○情節曲折○引人入深○喜笑怒罵○耐人尋味○描寫家庭風流之醜史○指穿社會齷齪之黑幕○是社會小說之翹楚○排遣消愁之妙品○全書計二萬言○洋洋大觀○分訂四厚冊○附送書盒一只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實售一元零五分 外加寄費一角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發行

各省分局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發售

朱內一甲子年重訂書畫例

●篆字 楹聯 四尺四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八尺十元 一丈十六元 丈二尺二十元

中堂 同楹聯例 屏條 減半 橫幅 整幅同中堂例半幅同屏條 紈扇摺扇 二元 冊頁 每方尺一元 書眉 二元

壽屏碑誌堂匾均面議泥金加倍磨墨一成凡朱黃紙者以尺寸計每字五寸半元

●行書 照篆字例減半 ●山水 照篆字加倍 青綠加半點品面議 ●墨梅 照篆字例八折 點品雙鈎設色均加半 ●花卉 照山水例減半 點品工筆均照山水例潤資先惠書五日畫十日刻七日取件

●刻例 金章每字二元 牙章每字八角 銀章每字一元 石章每字五角 過小字不刻字逾半寸者加倍逾一寸者再倍碑銘等件另議

收件處 上海西新橋大世界報社 英界三馬路文煥圖書印刷所 法界貝勒路二十七號各種扇莊

梨花雜誌徵文 鄒人創辦

梨花雜誌一種以研究戲學為宗旨糾正舊劇有益於社會為主茲籌備中海內詩劇巨子務望惠賜佳作為本雜誌光不勝欣幸之至如蒙取錄當備薄酬聊答稱號類門類如下

一照片（甲）特別（乙）普通（丙）臉譜（一）劇談（甲）舊劇（乙）新劇（京腔漢徽及雜曲附）（一）名伶小史（丙）評戲（甲）傳（乙）軼事（丙）新聞（一）劇本（甲）舊戲秘本（乙）新編歌劇（丙）時事劇本（丁）短篇新劇本（注重創作或名人短篇譯本亦可）（一）票房紀錄（甲）小傳（乙）軼事（一）雜俎（甲）三十年伶界變遷史（乙）伶界大事紀（丙）內行術語（丁）行頭名稱（戊）短篇（己）筆記 以上則亦必關於伶人之作

稿件寄寄吳淞口州境白司脫路均和里遠東書局籌備處

主編者鄒醉民啓

帆船商標

立退脚腫丸

子䇎題

治脚腫最有神效 發售多年、愈者不下數萬餘人、

脚腫一症，初起不甚痛苦、酸軟麻木，步履艱難，至晚長起稍安，日久不治，漸乃上及胸腹，神志氣喘，腹悶，甚者卽起嘔逆，此乃邪氣攻心包，勢極危險，故患者必須及早醫治，惟市中所售各藥，藥數甚多，本社有鑒于此，特製帆船商標立退脚腫丸一種，患者如法吞服，三日後立見奇效，每盒售大洋六角，外埠加寄費五分，一切詳載仿單、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蔡陽齋首濟羣製藥社

分售處 四馬路世界書局 英界四馬路世界書局 法界北首濟華堂 大世界藥房 城內城隍廟對門寶豐烟紙號

三元牌白蘭地酒

三元牌白蘭地酒為法國都南名廠製釀久已盛行歐洲現時裝瓶者均是十餘年之陳酒味和氣香與衆不同誠為最上品之佳釀也

上海愛多亞路四十五號法商吉利洋行

綠牡丹集出版

□綠牡丹集出版了

諸君愛觀綠牡丹之戲　不可不看綠牡丹之集

封面 吳昌碩題

序言 嚴獨鶴 童愛樓等

小傳 滄齋撰并書 鉾版精印

照片 銅版精印 用鉾版精印

內容披露

半身西裝小影 （一）半身便裝（二）天女散花之一（三）天女散花之三（五）汾河灣（七）花田錯（九）黛玉葬花之二（一一）玉堂春（一三）新安驛（一五）晴雯撕扇之二（一七）梅龍鎮（一九）武家坡（二一）時裝之六（二三）西裝之二（二五）麻姑獻壽（二七）梳妝（二九）虹霓關（三一）西裝之三（三三）西裝之四（三五）時裝之九（三七）時裝之十（三九）七劍十三俠（四一）初演散花紀念（四三）

吳昌碩 孫漱石 鄭壺叟 陳逸石 陳飛公 彭素民 胡毅甫 許瘦蝶 彭山 謝敬庵 邵小庵 陳改石 程瞻廬 胡寄塵 費叔香 王梅顚 陸律西 楊塵因 王均卿 朱大可 陳亦陶 題

全身便裝（二）天女散花之三 時裝之一 西裝之一 黛玉葬花之一 時裝之三 時裝之之四 晴雯撕扇之一 時裝之五 嫦娥奔月 杜十娘 小放牛 時裝之七 時裝之八 寶蟾送酒 三本虹霓關 查頭關 打花鼓 珠簾寨 童子軍 剪髮紀念

劉山農 袁寒雲 陳蝶仙 朱古微 孫實甫 劉鳳 胡寄塵 河海鷗 沈禹鐘 徐枕亞 段可情 胡仲良 劉世均 陳秋水 周乙庵 謝遠涵 黃君博 蔣梅笙 陸鎔伯 劉萬西 楊懷白 題

詩文詞劇雜組

評

有吳昌碩 天虛我生 大台山農 海上漱石生 笑舞台 海鷗 瞻廬 等數百首 枕亞 禹鐘 有朱古微 況蕙風 彭素民 梁實凰 譚叔鄉等數十篇 數十則

洋裝一厚冊定價實洋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阿拉白司脫路鈞和里十八號遠東書局

代售處 金鋼鑽報社 大世界報社 各大書局

跑馬

（澂齋）

這幾天又快要跑馬了、一班想發財的人、爭先恐後的買香檳票、化了若干汗血的錢、做了一場發財的迷夢、在我旁觀的人看來、實在替他們可惜可憐、

文明各國、對於賭博這一件事、禁止得很厲害、爲什麼跑馬倒可以當官舉行、並不禁止呢、難道這樣的大輸大贏、倒可以不算是賭博嗎、這一層我可實在有些解釋不出了、有人說道、練習跑馬、也是一樁尚武的事情、所以並不禁止、我說尚武儘管尚武、爲什麼定要教人賭博金錢呢、

我是向來不喜歡買彩票的、所以跑馬票也從來沒有買過、我並不是不想發財、也並不是要裝假道學、說什麼戒除賭博、其實因爲這一種發財的希望、未免太覺得渺茫了、化了有用的金錢、去買一個失望、這算是何苦來呢、有幾位朋友說道、靠着買彩票和跑馬票發財、果然是很難、但是我們買票的人、究竟有一個希望、你不買票的、連希望都沒有了嗎、我笑道、你們買一張票、化十塊錢、我不買一張票、省十塊錢、等到開彩之後、我的袋裡、便比你們多十塊錢了、這十塊、就算是我中的小彩、也未爲不可、照這們說來、豈不是我比你們便宜了嗎、還有一個朋友對我說道、你向來不買彩票的人、偶然買一回、或者可以買着、像我們常常買的人、便買不着了、我笑道、那末誰叫你常常買彩票呢、要是我相信了你的話、果然去買、一次是偶然、兩次就不偶然了、那末我豈不就成了與你一樣的買不着嗎、哈哈、我不上你這大當、還有一個朋友、對我說道、從前買香檳的、外國人居多數、現在買香檳的、卻是中國人居多數了、這兩句話、倒很耐人尋味呢、

滑稽詩答寄塵

（螳吟）

一日長嘻喚不成、胡君忽地著羊羹、賴[illegible]換肚何[illegible]、肚大還留阿土生、

夙聞先生軼聞從、[illegible]、今忽有幻羊之舉、大是怪事、豈素蘊頭委實口說耶、換肚之說、不過戲言、即成爲事實、[illegible]、猶留一十、先生之地位仍在、何須着急耶、阿土生二字係滬諧無甚意思、

寄塵文字夙心傾、何敢譏君是賣名、見日寄塵并寄肚、遑云肚即是先生、

寄塵詒以并換羊、是否譏其賣名、阿彌陀佛、那有此意、余佩服先生、已非一日、濟公知之、嚴先生亦知之也、見日說以肚換羊、不會說以寄塵換羊、賣名之說、萬萬比附不上、先生毋乃多心乎、

介紹名校書

（鬼鬼）

申報後幅、登着娛樂居士的介紹名花好好廣告、已有多日了、上面說她姿色怎樣好、唱工怎樣好、叫別人也去嘗嘗賞鑒、我想娛樂居

泰山遊記（之三）

（奇）

十大可曾這筆廣告費、去吃他一檯花酒、何必學着鵓鴣的行爲、拖着旁人下水呢、唉！這個同尋芳捷徑、先後相映成趣、

由岱宗坊進發、不一里而至玉皇閣、閣塗紅黃色、殿之建築、亦頗華麗、旁有仙人洞、據稱清康熙二十五年、有孫某在此入、幼時修眞於泰山之上、及其道成、年已九十有五歲、乃蛻化於洞內、故名、

過玉皇閣約里許、至王母池、院落較多、正中爲王母殿、殿池甚小、後進尚有樂座多處、其最上層爲呂仙殿、余與張君於此又啜茗焉、小坐片刻即行、

普照寺距王母池、據稱有五里之遠、然張君領余越數小山峯而至、似不過一里許、此乃熟悉路徑之便宜也、寺附近兩旁多奇石、入其徑、有古柏數株、其旁有題有迎送柏三篆字、寺前即就古樹編成花棚、頗精雅、拾級而登、與玉皇閣王母池等處迥異、古有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句、正可移贈此寺、

全寺多古松六朝松、在中院者、狀尤特兀蒼古、其左院內、可繞登山上各殿、惟山僧禁遊、乃至院外松下稍息、該處有小飯莊、時已近午、因就食焉、

午後一時半下山、且行且談、約一時許、始入城、復過岱廟、余又於聚古齋購取縮石、現成九百六十字、大筆淩雲、氣象萬千、非此字無以表此山、非此山又無以存此字、洵大觀也、

陳老連楷下

撥然先生、我讀了你的大作、很是佩服、又知道先生也喜歡拳術、更有同好、惟國技大觀之作、以內容言之、似不足稱爲大觀也、當不免名不副實之譏、且對於太極拳、尤不免門外漢之議論、恐爲識者所笑、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何必強不知爲知、往一知半解之言、而譏笑大方、僕二十年來、在津、山西、河南、以至江[illegible]之地、所見所聞、比較言之、拳術之善、莫善於太極拳矣、不傷人而能擊人於數丈以外、倒亦可、不倒亦可、惟在擊之者主宰、其他之拳、未能如此也、蓋太極拳者、純至柔、以至至剛、且爲內剛外剛、故人之見者、幾不知爲拳術家、而知其暴躁之氣、亦消納於至柔之中、至於防禦之法、更莫善於太極拳矣、而世間知者、只爲單鞭可云陋矣、蓋用拳之道、與用藥無二、藥無論貴賤、貴於用得其當、拳亦如之、單鞭自有單鞭之用、不能因太極拳有單鞭、遂以爲其他手法亦單鞭之類、則誤矣、中國拳術之不發達、由於學之者、學此而輕彼、學彼而輕此、未窺門徑、即露輕視之態、略知梗概、未究深奧、輒議論其短長、多見其不知量也、一綫相傳、歷久存在、必有可存之價值、惟在學之者、善於融通耳、外家拳術、習之得法、即內家、內家

何處春深好

（一）（不平人）

何處春深好、春深記者家、嬌妻吉股輻、繼室抱琵琶、三界求直婦、依然缺破瓜、閻君嫌肉味、猶不勝魚蝦、

靈學吾聞

（賊菌）

月缺市圃

海陵張芳伯先生、[illegible]於易理、[illegible]、不慕名利、中年好道、其扶鸞時、疾如飄風、頃刻數千言、落筆詩多者至數十首、少亦十餘首、每句之末一字、輒與下句之首一字相同、每首之末一字、輒與下首之首一字相同聯環一串、分之各成一首、合之自成一首、他人和之、不能若是也、年四十、[illegible]、自號[illegible]魚老人、[illegible]老矣、贊有孫[illegible]八、皆幼稚、母年已在古稀外、撫育幼孫、筋力苦不[illegible]、[illegible]、以大義相責、張意亦稍活動、友朋勸其自當訓明、乃僧往訪大、敬求箕訓、乩判訓示筋力何能爲繼、[illegible]、周至、中有六、各數[illegible]、[illegible]、爲了[illegible]無人、由累以許多黃口小兒、未盡人道、[illegible]、不孝不慈、木能爲人、何有於道、其如月下老人、已繫足下之足下何、張問之、因即詢伊人何姓、乩書曰、數到風姑一八、[illegible]、詩內細參詳、是意多木、說合數人、皆未成婚、次春有[illegible]氏女、未入爲之鍾柯、[illegible]、形爲十八兩字、草書相連、張悟詩意、曰、當[illegible]、因[illegible]求卜於[illegible]、乩言將其形容性情、一一說出、曰、即此人也、洞房之夕、見其形[illegible]、乃知乩中所訓、不啻傳眞妙手、久之、其性情亦如乩言[illegible]、自是張信道愈篤、

拳術習之不得法、即外家、內外之分、在乎一心之運用、功夫深與近道、更不必斤斤計較也、

孫祿堂之太極拳、其非純粹的雜有形意、八卦在內、王爲生亦然、太極拳者、專門之拳術也、豈淺嘗者所能知其旨趣、極而言之、無有止境、學到老學不了、工夫深一日、興趣味濃一日、蓋有大道存焉、[illegible]之論、扞貽之言、先生如以爲有可採者、不妨研究而討論之、不讓細流、滄海成其大、不遺尺石、泰山成其高、學問之道亦然、未知先生以爲然否、

陳志逵頓首

綠日月之風塵一俠

何處春深好

（不平人）

何處春深好、春深經理家、爲安師有子、同日學著花、有弟背通嫂、無妻不孝爺、至今陳小姐、猶自惜灰扒、

如是我聞

中報自由談所刊長篇小說（人間地獄）一本完一百回、現因讀者對於本說部頗多特議、故中途解約、聞取而代之者、即係某名爲[illegible]老而亡、篇蜃樓、不日將出現云

（孿）

愚美人

（一）（大使）

秋深矣、山外幾樹丹楓、似醉漢酡顏而立、斜陽照之、其酡益甚、乃益赭、其時一少年負手立楓林下、翹首仰天、似有所思、少年爲誰、即著者是也、余（著者自稱）方賞此美麗之秋景、忽聞風送一陣悠揚之琴韻與妙曼之歌聲、余辨歌聲來自楓林之後、乃信步尋聲而往、既越楓林、抵一小溪、水清澈可鑑毛髮、溪岸栽楊柳數株、條條搖曳楊柳內、斜陽映之、絲絲作黃金色、大有西洋美人之鬢、楊柳中露小樓一角、琴韻歌聲、即自此樓中出、

過石橋、至門首、見門有一洋式牌、上書私立建新國民學校八字、余知此校乃余同學張建新所辦、今既至此、盍一訪之、乃叩校門、久之、有一身短白之老校役出應、詢以張先生在校否、老校役不應、但傾其首近余之面、余揣其聾、乃大聲復言、老校役始答謂陳先生不宿校中、每晚即返家、日時亦作大聲、似念余亦聾者、非高聲不聞、余幾欲失笑、又問其奏琴者爲誰、老校役答謂張先生之女、亦在此校讀書、因好音風琴、故尚未返家、余曰、張先生既不在校、我可往彼家、惟汝可至我處一觀、老校役乃引余入、經教室禮堂成績室等、皆極整潔、最後至一小室、老校役曰、此即張先生之辦事室、余舉目四矚、見室雖不甚大、而布置如精雅、坡窗四開、斜陽射入、滿室通明、窗前置小風琴、一年約十三四之女郎、正按琴而歌、聞有人入、立輟其歌、回顧見老校役偕余入、微露驚愕色、問老校役曰、客爲誰、余即曰、藴華姑娘不識我耶、二三年不見、身長玉立矣、幾時偕汝父來吾家、談言頗[illegible]、輕楊女手、音突不已、後吾嘗汝請果、始彼沸爲笑、猶憶之否、藴華笑曰、君非高先生耶、二年不見、使不相識、余曰君矣、余問其所歌者爲何曲、藴華即以樂譜示余、余讀其歌、歌曰、

音韻漫談

（[illegible]）

南人學京語最難者、一事、蓋[illegible]則真文侵與庚青蒸不分、[illegible]統上去言（音則正齒升音上知徹[illegible]母音）齒頭相混也、眞文侵收聲於納、庚青蒸收聲於凡、[illegible]同收鼻音、而一上音、一不上音、其音乃迥別、惟此一類之合撮呼、猶甚然不同、一最易之、[illegible]與開齊、一呼之字爲呼讀、[illegible]呼法關係開齊一呼、即其別甚微、固不易辨也、如段之與頓、陳之與程、貞之與徵、[illegible]之與聯、凡此皆截然不同者也、南人能辨之者十矣、至正齒與齒頭、即照穿審北音納入舌上知徹與精清心（北音無狀審邪四濁母、蓋濁中多已變爲陽平、獨以則多爲全清之以、六母、其別、一爲半音、發音時須舌葉抵上顎、一爲半音、發音時舌抵齒足矣、南人之學京語者不能辨此、往往將北音之正齒讀成齒頭、如中之讀宗、初之讀粗、山之讀三、生之讀僧等、皆大是也、予嘗聽余小[illegible]歌大戰文昭、讀照穿審三母者、幾無不讀成精清心、如長沙讀如藏撒、招讀如遭、[illegible]讀如[illegible]、湖讀如[illegible]、說讀如索等、皆不勝枚舉、蓋皆爲齒頭音、（或謂之尖音）此以南音歌北曲之過也、然若金小蘭即無此病、故四金中予獨許小蘭也、

遊戲場中之速記

（星齋主人）

有兩位着洋裝的少年、站在共和廳的面前、彼張西望的不知瞧此什麼、忽然有一個學校裝束的女子、在他們面前走過、那兩位少年好像得着什麼寶貝似的、同聲說一聲甲乙丙、就緊緊的跟在她們的後面、

當樓經過他們的面前、那少年對他的同伴道、五百念七、

金瓶梅式的教科書

（公濟）

星期日不出去游事、在家裏休息着、忽聽得我十歲的小兒子、在那裡甚麼「貓呼狗跳」的亂念、我問他念些甚麼、他答道、讀書呀、我想現在的教科書頗有趣、怪不得小孩子這樣歡喜讀、將來如果把叫化子唱的「大鳥雞傢嘩叫、瞿瞿罷、小鳥雞傢嘩叫、軋軋軋」也編入了教科書、豈不更可以引起小孩子的起勁嗎、倘然小孩子們將來失業時、沿門托鉢起來、倒可以無須學得叫街腔了、我正在想時、

又聽得小兒子念道「達達達」、我想阿呀、不對了、教科書竟變了金瓶梅了、不然何以把潘金蓮的下作口吻都編上去呢、幸虧吾的兒子祇有七歲、不曾弔女先生和女同學的膀子、又想怪不得像烏託大學般男女同學的學校裏要鬧出亂子來、原來多是小時候受了金瓶梅式教科書的薰陶、纔有這種效果啊、唉、我眞佩服編輯新教科書的先生們啊、

一月來半撇

（鼻翁）

笑我拉詩如拉矢、紅筋紫漲難無此、不堪聞也其如何、姑妄言之豈有此、（以下拉不出了）

拉雜成章

（鼻翁）

秋千家屎（詩）見〇諸君乞海涵、濟公竟有二濟老豈能二〇笑我自無謂、罵人他不堪〇新鮮奇怪事、編輯廬斯探

寬哉安舒元

（个）

讀上期本報「寬哉高白歲」一篇、知道那位大劇家尊譚室主馬小隱先生、又在報上鬧了一個大笑話、但是小隱的笑話、還不止這一椿哩、你們不看見上一期的某小報上、又有一篇評安舒元探母的大文章嗎、他說「正初觀其探母、已成尾聲、雖未能窺全豹、已覺言者溢美、」我看了這一段、便去翻翻舊報、果然安舒元在正月初四晚上、曾經唱過一回四郎探母、但是他唱的是末一齣、底下並沒有

跑去看白戲、大約小隱那一回去看安舒元、也是等收過了票去看的白戲、所以祇看了這一點點的尾聲呀、我說不對不對、小隱先生是一位大評劇家、決不會看白戲的、你怎樣可以把他比作無賴的白相人呢、據我看來、大約這一回小隱先生化了一隻大洋、又是躲在女廁所裏聽戲、等到從女廁所裏出來、卻祇看見一點點的尾聲了、但是小隱先生專門躲在女廁所裏聽戲、這麼做劇評家人、這豈罵的未免太冤枉了呀、

怪事

（活佛）

什麼戲了、阿呀、這倒也是一樁奇怪的事情呀、難道說小隱先生化了一只大洋、在等到將要散戲的時候、去看那一點點探母的尾聲嗎、有人說道、上海有一種無賴的白相人、專門等戲園裏收過了票、

南京路西歐旅館、有一天有四個少年、同着兩個年輕女子、來開房間、當中付了一星期之後、四個少年、[illegible]、便個結蹤不來了、祇賸兩個女子在房裏、[illegible]、兩個女子正在那裏發急見了賬單、吏目瞪口呆的做聲不得、茶房愈加逼緊要討、兩個女子始淚汪汪的說、我們受了夕人的拐騙、所有銀錢、完全給他們拿去了、可否請你們做個好事、讓我們回去了罷、茶房不能做主、即向回報賬房、賬房先生聞之下、方知這兩個女子是新到上海的、什在親戚家裏、偶然出外游戲場、被四個少年[illegible]到這裏、不但把眼鏡全拿去、而且把緊身馬甲也撕得稀爛、就在大哭起來、唉！上海眞是萬惡的淵藪、這種怪事、數見不鮮、青年女子、快不要上那惡少年的當啊、

社會小說 奈何天

（六十五）（吳門程瞻廬著）

第六回　繫雛是學究奇構　搶卷帘大動怒

又沒法去阻止他們、只得提高着讀書聲調、抵把這喧嘩嘈戳破了、好容易才掩過了生徒一种的聲浪、有時讀得乏了、暫時休息一會子、有幾個刁鑽促狹的生徒、來這當兒、使又拉一一二的向他問難起來、儒齋暗想不妙、若要盤駁、性命交託、還不如拚命的講那教科書、免得他們來質問、要是不上講臺、上臺便講、講到那盜聲嘶嗄方才停嘴、生徒們見他上了講臺、宛比老鴉棲在樹枝上、只是呱呱的叫、是呱呱叫的好教員、因此替他上了一個徽號、叫做克老于、（何不叫之曰貨眞價實）有時遠遠見他進校來、大家便笑說着克老于來了、儒齋聽在耳朵裏、有些莫明其妙、子細想想、反而滿懷歡喜起來、他想生徒們喚我閑老子、「闊老者、闊綽之謂也、于者、疑而未決之詞也、」氣之間、大有善頌善禱之意、吁嗟闊兮、吁嗟闊兮、（不我活兮不我活兮）每逢星期三、卻是儒齋休食嗓子的日期、作文兩小時、只消在講台上、監視生徒們嘍嘍嘮嘮的在那兒作文、儒齋卻高高的坐在講臺上、袖裏摸出手巾、把眼鏡擦得一塵不染、表裏洞澈、兩眼骨溜溜、東張西望、表面上是監視作文、實際上卻是評肥量瘦、勃勃的起着野心、

特別聲明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一律嚴禁轉載

義務郵筒

部人現缺光華書局第二十一期各一張如蒙諸君割愛當以價值兩角之書爲酬從壽閣路[illegible]里[illegible]八號竹生收

鈍光王先生鑒來[illegible]如能賜我證明一切尤佳（孚）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跑馬場　專售　鏡頭鏡箱　軟片乾片　三腳架皮套　神仙日具　燈光紙日光紙　以及各種　藥品等類　定價低廉